

旷世名典

KUANG SHI MING DIAN



西方的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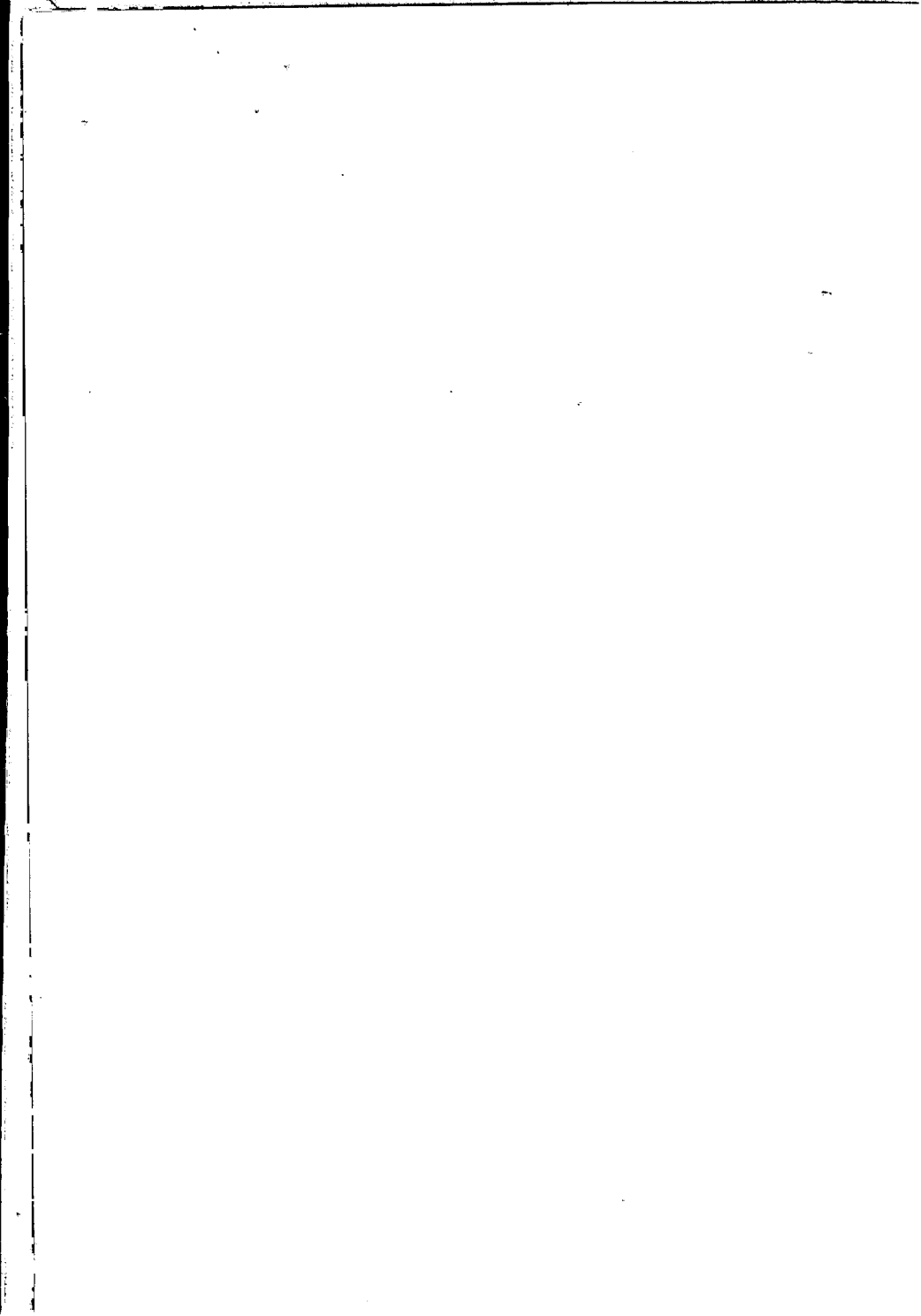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的没落

——对世界历史的透视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著
李 昆 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5)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甲) 宇宙和小宇宙	(7)
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 (乙) 高级文化的类型	(30)
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丙) 文化之间的关系	(68)
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 (甲) 城市的心灵	(105)
第五章 城市与民族 (乙) 民族、种族、语言	(136)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 (丙) 原始人、文化民族、 费拉	(191)
第七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甲) 历史上的假晶现象	(226)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乙) 枚斋的 心灵	(275)
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丙) 毕达 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	(312)
第十章 国家 (甲) 等级问题——贵族与僧侣	(390)
第十一章 国家 (乙) 国家与历史	(433)
第十二章 国家 (丙) 政治的哲学	(525)
第十三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甲) 货币	(558)
第十四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乙) 机器	(589)



导 读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斯宾格勒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次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被他一概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死于心脏病，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未举行任何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

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该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激烈争论，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

点。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点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整发展的文化时期，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特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

《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有时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的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优美生动，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其叙事、议论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天成，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

《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洞见，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甲）宇宙 与小宇宙

当黄昏的时候，你会看到百花一株株地在夕阳的余晖中闭合起来。那时，你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情感——在难以明状、固着于土地的存在面前，一种不可明状的恐惧情感。寂静的森林，静寂的草地，此一丛矮树，彼一条细枝，它们自己并不能摆动，而戏弄它们的却是微风。只有那小蚊虫是自由自在的——它在傍晚的微光中仍在舞蹈，它想到哪儿，便往哪里移动。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它构成景色的一部分，机遇让其在景色中生了根。曙光、凉爽、每株花草的闭合——这些并非原因与结果，也非危险和对危险的有意回答。它们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过程，此过程是在植物附近、与植物一起且在植物身上自我完成着。个体植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无期待、希冀或选择的自由的。

反过来，动物则能够选择。它从被世界所有其余事物的奴役之中解脱出来。这群蚊虫不断地飞舞，那只孤独的鸟儿傍晚时还在飞翔，狐狸鬼鬼祟祟地走近巢穴——这些全是另一大世界中的其自身的小世界。哪怕是一滴水珠中的小动物，小至人类目力所无法觉察的程度，虽然它只持续秒许的生命且只占水珠中一角的地方，但它在宇宙面前仍是自由且独立的。而那—

片叶子上悬挂着水珠的大橡树，却非如此。

奴役与自由，就其最终与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用来鉴别植物生活和动物生活之间的区别要素。然而，只有植物才完全是其本来面目的，而在动物的本质中，便有了某种双重的东西。植物只是植物，动物既是植物，又是某种别的东西。面临危险而挤在一起的颤抖之兽群，依偎在母亲怀中哭泣的幼儿，绝望地向上帝求救的成人——所有这些全都是企图由自由生活中，重新回到植物性的受奴役的境地，他们本来已经被从这种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了，并获得了独立的存在。

一棵会开花的植物的种子，在显微镜的下面，显现出两只形成和保护即将敞露于光亮的幼芽的子叶并附有生命循环器官与生殖器官，此外还显现出第三只子叶，此子叶含有未来的根且告诉我们：这株植物注定无法避免地要再一次地变成景色的一部分。反过来，在高级动物中，我们会看到受胎的卵自其个体化的存在的最初时刻起便会形成一只外鞘，将循环与生殖部分的内部容器——也就是动物体内的植物因素——封闭起来，并使之与母体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事物隔离开来。这只外鞘象征着动物生存的基本特征，并将大地上出现的两种生存区别开来。

它们有着高雅的名称，那是古典世界想出并遗留下来的。植物是宇宙一类的东西，而动物则除此之外，还是与大宇宙关联着的自成一体的小宇宙。生物单位一直到如此境地才与万物分离且能规定它在万物中的地位时，才会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宇宙。就连在大循环中的各行星也遭受到奴役，和一个大世界相比，能够自由运动的仅是这些小世界，在其意识中大世界便是它们的周围世界（环境）。仅有通过小宇宙的此种个性，那种光所呈现于其眼前——我们的眼前——的事物才能获得“实体”之意义，而即使是对行星而言，我们发自内心也不想



承认它们具有实体的特性。

所有宇宙的东西都有其周期性的标志，它有“节拍”（节奏，拍子）；所有小宇宙的东西都有其极性，它具有“紧张”。

我们谈到紧张的注意与紧张的思维，但是所有觉醒的状态在其本质上都是紧张的。感觉与对象，我与你，原因与结果，事物与属性，在这些对立物中的任何一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在意味深远地被称作“松弛”的状态出现的时候，代替了生活的小宇宙方面，疲倦马上来临了，不久瞌睡也来临了。一个睡着的人，解除了全部的紧张，只是过着一种植物性的生活。

另一方面，宇宙节奏是能够用方向、时间、节奏、命运、渴望一类的字眼来解释其意义的万事万物——自一队骏马的得得蹄声与傲然前进的士兵的沉重步伐，到一对情侣的默默无言的情谊，让社交集会感觉到高尚的机智和“知人论世者”的敏锐的、迅捷的判断，这种判断我在前卷曾称其为相术的机智。

虽然小宇宙在空间自由的运动，宇宙循环的此种节奏依然持续进行，并常常打破觉醒的个体存在的紧张，使其成为一种能被感觉得到的彻底的和谐。假如我们曾经注意到小鸟在高空的飞翔——它怎样地上升、旋转、滑翔、消失于远方——我们便定会在这所有的运动中感到“它”与“我们”的植物性的确实性，这是不用理性的桥梁将你对它的感觉与我对它的感觉联结在一起的，这便是人和动物界的战争舞蹈与爱情舞蹈的意义。这样，一队突袭的骑兵在炮火之下结成一体；这样，群众在某种群情激愤的场合下聚集起来，变成了一个团体，在顷刻之间便盲目地、令人难以理解地思考与行动，但马上重新分散开来。在如此的情况下，小宇宙的藩篱被拆除了。它争夺、恫吓，它推进、拖曳，它逃跑、闪避且摇摆不定。肢体交错，呼

啸而进，众口一呼，万众同运。众多单个小世界的聚合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完全的整体。

我们将宇宙节奏的知觉称为“感觉”，将小宇宙的紧张的知觉称为“情感”。“感觉性”这个词的含义不清，把生活的普遍的及植物性的一面与动物的特殊的一面之间的清晰区别给混淆了。假如我们主张一个是种族生活或性生活，而另外一个感觉生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就显露出来了。前者的标记自始至终是周期性的节奏，甚至是和星辰的大循环相谐和，阴性与月亮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生活一般地同夜、春、温暖的关系。后者则存在于光和被照明的事物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之间、创伤与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极性中。在种属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时，生活中这两方面中的每一方面都形成了特殊的机体，而且其发展的程度越高，每一方面的意义便更加明显。我们有宇宙存在的两种循环器官，血液系统和性器官；还有小宇宙的可动性的两种区别器官——感官与神经。我们必须假定：我们的整个身体在初始状态时既是一种循环器官又是一种触觉器官。

血液对于我们而言是生存之象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从母体输入子体再由子体输出，在觉醒与睡眠的状态中，血液不停地在流动，永无止息。祖先的血液流淌在后代的子子孙孙体内，将他们联结成由命运、节奏与时间构成的巨大的链锁之中。开始，这仅是由循环的区分再区分和永远更新的区分过程来完成的，直到最后出现了一种性生殖的特殊器官，让刹那成为永恒的象征。这以后，生物怎样生殖和怀孕，它们体内的植物特性怎样驱使其为了在自己身后保持永恒之循环而自行进行生殖，一种伟大的脉搏跳动怎样通过一切分离的心灵发挥作用，充实着、推进着、抑制着、且总是毁灭着——这是所有生活秘密中的最隐秘的秘密，是所有宗教秘仪与所有伟大诗篇都



企图洞察的秘密，此种秘密的悲剧激发了歌德创作其《幸福的爱慕》与《亲和力》，在此，因为从不调和的血液循环中出生的孩子是宇宙罪恶的产物中的一种，孩子必须死亡。

如此的小宇宙，当它对大宇宙具有运动自由的时候，给这些宇宙器官增加了“感觉”器官，此种感觉开始时无非是触觉罢了。甚至今天在我们发展的高级阶段上，我们依然非常普遍地使用“触觉”一词去表示由眼由耳，甚或由理解而产生的接触，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与周围世界经常建立联系的生物感在动性上的最简单的表现。但是，“建立”在此意味着固定位置，所以所有感觉，不管它们看来是怎样地矫饰而和原始的感觉相差悬殊，其本质上都是积极的感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感觉了。各式各样的感觉都区分出固有的事物与外来的事物。为了确定外来的事物相对于固有的事物的位置关系，猎狗的嗅觉与雄鹿的听觉以及飞鹰的视觉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同的。颜色、光亮、音调、气味等等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感觉方式全含有分离、距离、扩张的意义。

如血液的宇宙循环一样，感觉的区别活动原本是统一的。活泼的感觉自始至终也是一种理解的感觉。在这些简单的关系中，寻觅与发觉是一件事，也就是我们最宜于称它作“感触”的东西。仅是到了后来，在对于发展了的感觉提出一定的要求时，感觉与对感觉的理解才不再等同，于是后者开始越来越清楚地与前者分开。在外鞘中，鉴别的器官与感觉器官分开，就像性器官和血液循环的器官分开一样。可是我们所采用的“敏锐的”、“敏感的”、“洞察力”、“置喙”、“眼力”等字眼，更不用说逻辑术语，都是根据视觉世界而得来的，这充分说明，我们认为所有理解都是从感觉中得出的，甚至在人类中，二者依然是共同起作用的。

我们看见一只狗漫不经心地静静地趴着，随后它立刻紧张

起来，它听着、嗅着，凡是它能感觉到的，也就企图去理解。另外，它也能反省——在此种状态中，几乎仅有理解在起着作用，并利用那些粗糙的感觉。古代语言很明确地表达了感觉等级的此种区别，将每一等很鲜明地区别成一种特殊的活动，给以特殊的标记——也就是听、倾听、谛听；嗅、嗅出、力嗅；看、察、观察。在如此的系列中，理性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比感觉的内容重要了。

但是，最后在其他所有的感觉中发展出一种最高的感觉。在我们的理解意志永远难于接近的万物中，某种事物替自己唤起了一种肉体器官。眼睛出现了，在眼睛之中并且和眼睛同存的还有作为其对立的极、光。关于光的抽象思维能够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一种理想的光，表现为由光波和光线组成的一幅总图，但此种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在于，从这之后生活便通过眼睛的光亮世界来加以把握和理解。这是最大的奇迹，它让人类的万事万物变成如今的样子。仅是因为这种眼的光亮世界，远景才作为色彩与光亮而出现；仅是在此种世界中，夜与日、事物与运动，才在被照明了的空间的广袤中成为能看见的；才有了在地球上空绕行的极端遥远的星辰所组成之宇宙；才有扩展至身体附近之外的个体生活的光的视野。

在此种光的世界中——并非科学借助于心理概念间接演绎出来的光，这些概念（希腊意义的“学说”）本身也是自视觉中得来的——发生了如此的事情：进行观察的人群在此小小的星球上漫游；光的环境（照耀埃及与墨西哥文化的强烈的南方光流、北方的微明）有助于决定人群的所有生活。人类因为其眼睛才发展了其建筑的魔力，在其中，由触觉而产生的各种构造因素在光所产生的关系中重新被规定。宗教、艺术、思想都是因为光的缘故才产生的。所有区分都能够归结成一点：诉诸于肉体的眼，还是诉诸于精神的眼。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种非常明显的差别，因为使用“意识”这个含义模糊的词，此种区别通常都被弄模糊了。我将“存在”或“在那里”与“醒觉的存在”或“醒觉的意识”区别开来。存在具有节奏与方向，但醒觉的意识却是紧张与扩张。在存在中命运统治着，而醒觉的意识则将原因与结果区别开来。前者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时候与为什么？”，后者的根本问题却是“何地与怎样？”。

植物过的是一种无觉醒意识的生活。在睡眠中，所有生物都变成了植物，对周围世界的极性的紧张消失了，可生活的节奏却仍继续存在。一棵植物仅知道对于什么时间及为什么如此的关系。刚刚萌发的幼芽自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蓓蕾的饱满，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及瓜熟蒂落的一切有力的过程——这全部都是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都是对于“何时”的经常的渴求。

另外一方面，“何地”对于一棵植物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那是醒觉的人每天重新决定自己对世界采取的方向的问题。由于仅有存在的脉动才是世代传承的，而醒觉的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宇宙都是要重新开始的。在这当中，便存在着生殖与诞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延续的保证，后者却是一个开端。因而，植物是繁殖起来的，而非诞生出来的。它“在那里”，既没有醒觉，也没有诞辰，它扩大一个围绕自己的感觉世界。

一

我们面临人类的问题。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现今无任何事物能够干扰眼的绝对统治地位。夜籁，风声，牲畜的嘶喘，花的芳香，这全都在他身上激发起两个问题：便是在光的世界

中“向何处去”和“从何处来”的问题。哪怕是我们最亲近的伙伴。狗，还在嗅觉世界中调节它的各种视觉印象，但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们对蝴蝶的世界毫无所知，但它晶体的眼球无法有综合图景的投影；我们对那些动物一无所知，它们虽然确实并不缺乏感觉，但它们仍然是盲视的。我们的空间始终仅是视觉空间，在其中，能够找到其他感觉世界（象听觉、嗅觉、热觉、冷觉）的残余，作为光照事物的属性与效果而遗留下来——温暖从看到的火光而来，芳香从在照明的空间中所看到的玫瑰而来，我们在谈到某一种音调时指的是小提琴的音调。至于星辰，我们对于其意识关系仅限于看到它们——它们在我们的头上闪烁发光，指出其可见的轨迹。可是，动物甚或原始人类毫无疑问地还具有这些感觉世界的感觉，它们与我们的感觉是一点也不相同的。这些感觉当中的某一些我们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假设间接地给予描绘，但是剩下的那些今天已彻底被我们忘记了。

不过，此种感觉的贫乏却含蕴着无限深化的意思。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仅仅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现今是一个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活。身体在能被看见的空间中移动。深度经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自一个光之中心——我们称其为“我”的点——伸入能看见的距离之中。“我”是一个光的概念。从此点开始，“我”的生活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日光中的生活，而夜晚却是近于死亡的。由这点，又产生出一种新的恐惧的情感，它将所有别的情感都吸收到自己的范围之中——在看不到的事物面前的恐惧，对于人们所听到或感到、猜到或有效地观察到但并未看到的事物的恐惧。动物的确在别的形式下体验到恐惧，可人类却认为这些形式是费解的，甚至原始人类与儿童在寂静面前容易感到的并且他们企图用喧嚣与高声谈话去消除的局促不安，在高级人类中也在消失。人类信



仰的本质与标记便是对于眼无法见到的事物的恐惧。神是人所揣测的、想象的、观察到的光的现实，关于“无形的”神的观念是人类的超越性的最高表现。光的世界的尽头的地方，便是来世所在之处，济度便是让人们摆脱光的世界和现实的魔力。

音乐对我们人类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魅力及真正解放的力量，正在这里。由于音乐是绝无仅有的一种艺术，其手段是位于那久已与我们整个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所以，仅有音乐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粉碎光的无情的暴力，并让我们妄想我们就要接近心灵的最终秘密。这种幻觉是由于如此事实产生的，便是，我们的醒觉意识目前仅为一种感觉所控制，完全适应于眼的世界，以致无法从它所得的印象中形成一个耳的世界。

因而，人类的思维是视觉思维，其概念是来自视觉的，而且其逻辑的整个结构是一个想象中的光的世界。

此种缩小的过程与随之产生的深入的过程不但让我们的所有感觉印象适应于视觉印象并按视觉印象来整理，并且也让动物所知的无数的思想交流方法为单一的语言媒介所代替。此种语言媒介是光的世界中的一座桥梁，它将互相呈现在对方的肉眼或想象的眼睛之前的两个人沟通起来。还留有痕迹的说话的别的方式，早就用模仿、手势或强调的形式被吸收进语言中去了。纯粹的人类的语言与一般的动物的发声之间的区别在于，词与词的连续构成了一个在眼睛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内心的光的观念的领域。任一个词义都具有一种光的价值，哪怕是象“乐调”、“滋味”、“寒冷”等词汇，甚至是完全抽象的名称，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高级动物中，通过感觉联系来互相了解的习惯也已经引起了单纯的感觉与理解的感觉的显著差异。假如我们如此去区别感觉印象与感觉判断（例嗅觉判断、如味觉判断或听

觉判断)，我们会发现，即使是在蚂蚁和蜜蜂中，更不用说是在猛禽、马和狗中，重心已经明显地在朝醒觉存在的判断方面移动。但只有在语言的影响下，感觉与理解之间的明确的对立才在醒觉的意识中树立起来，此种紧张关系在动物界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在人类中，开始也仅是一种非常难于实现的可能性罢了。之后，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才带来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决定——理解被从感觉的束缚之下解放了出来。

对于构成总体的各种感觉印象（它们在以前几乎从未被如此注意过）的意义的理解，代替对于全体感觉的简单理解逐渐出现了。最后，这些印象本身也被抛弃，而被我们所熟知的字音的被感觉到的涵义所代替了。词，原来只是一件能够看见的事物的名称，不知不觉地却变成了一件心理事物的标志，即“概念”。给这类名称规定确切的意义，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办到——我们只有对于全新的名称才能如此做。我们两次使用一个词时，却永远不会具有同一的内涵，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理解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虽然这样，相互的理解还是有可能的，这是由于所使用的同一语言在二者的身上形成了相同的世界观的缘故。在二者的生活与活动所共有的环境中，单纯的字音便足以唤起性质相同的观念。就是这种借助于自实际目睹中所得来的和分离（抽象）出来的语音的理解方式，事实上明确地区分了一般动物类的醒觉意识与继起的纯粹的人类的醒觉意识，不管在原始阶段我们怎样难于找到有关此点的确切证据。正是如此，在更早的阶段，如此的醒觉意识的出现确定了一般植物性存在与特殊的动物存在之间的界限。

自感觉中分离出来的理解被称为思想。思想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引起了一种永久的分裂。在早期，它便将理解和感觉定为“高级的”心灵力量和“低级的”心灵力量。其在眼的光亮世界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引发了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写成一